



画展(组诗)

□冯新民

给雪山以风声  
给枯枝以绿叶  
给林木以道路  
给田野以河流

葡萄在一只鸟的门洞  
张望一扇门的败落  
青苔的背后一群人  
开始行走  
却不知去向

黑暗笼罩的屋子  
隐藏了树的过去  
和泥土下的欲望  
这时候  
我看见一张画的展开  
布满了风尘

墨和笔坐在地上  
坐在蜷曲在木舟的纤绳上  
等待一个陌生人  
从屋子的那边走来  
向你挥手

乐百年小镇  
从远古搬来神农  
坐镇一株草一朵花  
一棵树一片湖水  
坐镇云里雾里

或许刚刚开天辟地  
混沌之处  
光线还在阴影里孕育

草瓦花砖树的石板  
铺了一条水路  
五千年来来回回  
谁在打更谁在当曹谁在吆喝

百年过去  
剩下最后的神农  
在神话和传说里卖草

岩画  
寻找一个人  
我知道这个人  
曾经站在这里  
高居于草原和河谷之上  
天空的姿势  
悬崖和牛羊鹿的姿势  
曾经站在这个人的手上  
手指划过的图腾  
停留在水下  
河谷的风云没有留下河谷  
剩下的流水  
面对一个人的姿势  
语言没有出现

山在语言之前为山  
山上山下的风  
塑造阳光与月光的流向  
那时候我知道山寨  
在寻找一个木头的门  
失去的斧子在森林里游牧  
往下是河谷  
正在汇合底层的声音  
我知道这个人  
曾经站在这里  
曾经站在一棵树的印象  
黄昏过去  
抚摸石头的月色  
在一只手指上  
倾泻女娃的石头  
石头的笔画  
还是石头

石头的前缀多了季节  
石头从那天起有了呼吸  
马鹿狐狸神鬼人灵  
开辟了隐藏于史前的路  
桂花还没有出生  
月亮已经怀孕  
我手指线条  
讲述早晨与黄昏的易经  
负重在河谷的深处  
女娃的声音  
发出泥土的味道  
支撑部落最终的印象  
这些线条破译了  
我和那个人的距离  
我和这个人  
有四千年的路程  
这个人就在我身边  
岩画

如果在一个地方  
心思在空旷的地方  
和风撒野

一颗李子正在跌落山崖  
被树扶起的失足  
在山上发芽

种子在一个地方  
和昨天来过的人看风景  
祭拜了春风秋雨  
祭拜沿途走过的路

老子在老子的地方  
孔子在孔子的地方  
墨子在墨子的地方  
和我说风的空旷

心思剩下的风  
走过八百里秦岭  
雨在那地方做了森林

用信封寄去我的心

□严迪

一睁开眼  
就想到你们  
是否已进入平安期  
带着我暮年的祝福  
武汉兄弟  
你这英雄的城市  
我的焦虑但愿是虚幻  
不过  
仍像一串多虑的钥匙  
不知道哪一把  
能打开我的心

你们经历了  
黎明前的激烈战斗  
天亮了  
胜利了 猛攻的过程  
大地上的每个角落  
都充满坚强  
如果我在你们身边  
即可看到  
你们胜利后的热泪和疲惫

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不管是近邻 还是远亲  
谁都会痛心  
正常生活 如同失重

白色的病房里  
柔情与悲痛在一起  
黑夜与曙光在一起  
你的灵魂  
和我的灵魂  
在一起

我已是一个老人  
无法做个志愿者  
也无法走得那么远  
只好把心  
从信封里寄过去  
请您打开来看看  
都写在上面  
笃笃笃打更的木梆声  
余味悠长  
衍生出一份警觉  
和一份守护的感激

奔跑的父亲

(小说)

□刘剑波



绘图:翟瀚

我将父亲从土丘带回家后的第三日,母亲又在黄昏时分打来父亲走失的电话。父亲很有可能又去了土丘。手机上GPS所显示的父亲的足迹证实了我的预感。我驱车一径去往那儿,果然,在辘轳路北的尽头,土丘跟前找到了父亲。前面说过,父亲一直在朝白城的南边移动。很显然,父亲是在寻找某个地方。现在,父亲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座土丘。它离我们居住的白城整整35华里。后来,父亲每次走失,我都能在土丘那儿找到他。用“走失”这个词其实是荒谬的,有着强加和歪曲的意味。父亲并没有走失,他只是去了土丘,他奔跑的方向很明确。

毋庸置疑,父亲已经误将土丘当成了多年前白城的土山。至于父亲为什么会知道35华里外的地方有座酷似土山的土丘,我们无法知晓,只能说冥冥之中有股神奇的力量驱使他跑过去。他的大脑神经已成断垣残壁,处处废墟,但还有一根神经极富活力,它诱使父亲回到光荣与骄傲的战争年代,诱使父亲追赶部队。现在,他又诱使父亲重复当年攻打土山的战斗经历。

土山是白城的制高点,《解放战争史》中说,它高百米,四面环水,碉堡密布,易守难攻,国民党南通绥靖公署因其坚固而称之为“苏北模范工事”。进攻在拂晓时分举行,十几门山炮发出怒吼,摧毁土山四周的鹿砦和地堡。白城顿时地动山摇,经历蜕变新生的阵痛。炮火还没停息,父亲就手持冲锋枪,亲率敢死队,不等浮桥架好,便涉水冲向土山。这情景出现在旅长的望远镜里。旅长火冒三丈,龟儿子,谁让你带队冲锋的,你要死啊!

旅长说得没错,父亲真的是要死,他要死在战场上,他觉得他丢人已经丢尽了,而战死在疆场

上,多少能给自己挽回一点颜面。旅长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的子弹雨水似的浇过来,战士们像被割的麦子纷纷倒下,可子弹偏偏射不中冲在最前面的父亲。旅长还从望远镜里看到,父亲抱在胸前的冲锋枪变成了一捆炸药包。抱着炸药包的父亲施展着完美的战术动作,他身手矫健,动作迅猛,像一头灵敏的豹子,腾挪扑向吐着火舌的暗堡。龟儿子!旅长嗔骂了一声,一旁的人却看到旅长的嘴角绽出了笑纹。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旅长望远镜里泥沙掀起滔天巨浪,父亲则像一叶小舟摔进谷底。

旅长的心里哀鸣了一声,拳头下意识地砸在指挥所的瞭望孔上。等到尘埃落定,父亲却神奇地出现在旅长的望远镜里。更神奇的是,如同变戏法,又一捆炸药包挟在了父亲的腋下。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四次,这意味着,父亲变了四次戏法,还意味着父亲炸毁了四座暗堡,为部队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很多年后,老态龙钟的旅长坐在戏院里看一场魔术表演,当观众惊诧于魔术师变出几只鸽子时,旅长喃喃而语,跟张福根比,你是雕虫小技。张福根能变炸药包,你能变吗?

《解放战争史》说,号称“苏北模范工事”的土山,仅仅支撑了1个小时,就全线瓦解了。国民党军队21师2000余人悉数被歼。土山被打下的那一刻,白城万余民众一拥而上,平毁工事,象征着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土山被夷为平地。土山被攻克,父亲功不可没。在庆功大会上,父亲跟别的战斗英雄一样被花挂绿,坐到主席台上。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父亲刚犯过大错。旅长义正词严地:功是功,过是过!等开完庆功会,再跟他计较。

隔着许多年的漫漫雾障,我眺望那次庆功会。我无论如何也撵不去父亲留在我眼前的忧郁寡欢的神情。他坐在主席台,心事重重,愁眉

不展,脑袋一直耷拉着。我能理解父亲的心境,他战死疆场的愿望未能实现,就算能活下去,也只能是苟且偷生。旅长逐个对立功人员进行热情洋溢的表扬,赞美之辞溢于言表。轮到父亲时,旅长张口就骂了声龟儿子,这引起了全场一阵哄笑。旅长并没有表扬父亲什么,旅长只是用惊奇的口吻说父亲一个人炸掉了四座暗堡却安然无恙,毫发无损,龟儿子的命太大了。旅长来到父亲跟前发问,你到底是人还是神啊?旅长这话又引起了全场大笑。旅长憋住不笑,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打下土山,部队就要开拔,奔赴新的战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激励着将士。前面说过,父亲跟村姑在战地举行了婚礼。《解放战争史》里不可能有对父亲婚礼的描述,我也无法想象以未散尽的硝烟为背景的婚礼是怎样的场景,但喜庆的气氛一定是不会少的,热闹的气氛也一定是不会少的。那肯定是一次老式婚礼,父亲的胸前戴着脸盆大的红花,而新娘则戴着红盖头,洋溢着羞答答的气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锁同心锁是不会少的,喝交杯酒和红枣莲子汤也是不会少的。一长排20桌酒席,将婚礼引向了高潮。战士们举枪射击,那噼里啪啦的枪声替代了庆贺的鞭炮。

该对父亲怎么处理?据说,这个问题还引起了纵队首长的关注。鉴于在打土山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以及与村姑结为了夫妻,父亲得到了从轻发落。父亲保住了一条命,但却被开除了军籍,从此,父亲就不是部队上的人了。开除军籍等于是要了父亲的命。我知道,父亲这条放牛娃的命是部队给的,现在部队却把他赶走了。可是,部队可以赶走他的身,却赶不走他的魂。他的魂早就熔铸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了。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父亲成

了一个没有魂的人,而失却了魂的人就是行尸走肉了。

与部队分别是父亲顶顶伤心伤肺的时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战士们在嘹亮的军歌声中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父亲面前走过。父亲就像被亲人抛弃的孩子,他撕心裂肺,肝胆欲裂,热泪横流。他跟着部队跑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才绝望地停了下来。从此,他就与部队关山阻隔,天各一方了。

我想,跟父亲分手,最感伤的还是旅长,他将父亲使用的作战地图留给了父亲。旅长对父亲说,好兄弟,作个念想吧。旅长也许还说了一句,管好你的鸡巴,不能再犯错了。旅长拥抱了父亲,与父亲挥泪而别。旅长说,好兄弟,咱们会后有期。旅长跃上马背,纵马疾驰,渐渐消失在父亲的视野里。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那张镌刻着战斗记忆的作战地图父亲一直珍藏着,直到那天才拿出来,并谎称是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

我说过,只要父亲走失了我总能在35华里外的土丘那儿找到他。一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母亲也不着急了。每次父亲未及时回家,母亲总是在电话里平静地跟我说,你爸爸又去土丘了。我打开手机GPS,看到一个小黑点正在朝辘轳路缓缓移动。那通常都是在黄昏时分,我在下班的路上。我不再惶急着掉转车头去追父亲,而是先回家吃晚餐,再从容驱车去往土丘。是的,我需要父亲奔跑,我要给父亲奔跑的时间和机会。奔跑是父亲的生命方式,奔跑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而一旦停止了奔跑,他的生命也就终止了。对父亲来说,奔跑还是一种遐想和回忆,是对时间的回溯,这不仅有生命的意义,还有审美的意义。母亲打来的报告父亲又没按时回家的电话,成了我们的福音,我们都欣喜异常地眺望着父亲奔跑的背影。我们都在心里呼喊,奔跑吧,父亲!(八)

蚕豆的记忆

(散文)

□徐兆熊

花谢了,蚕豆荚就长出来了。到了立夏前后,青蚕豆就成了一道美味可口的农家美食。

蚕豆是一种四季皆宜的食品,吃法有多种。一是炒青蚕豆。立夏前后,是清蚕豆上市的季节。奶奶从自留地上掐回一小篮子豆荚。我经常帮她剥,用指甲一掐,双手一剥,几粒青碧如玉的蚕豆籽儿带着“脐带”从白色的丝绒中掉下来。还有一种剥法更快,就是把蚕豆荚夹在食指与拇指、中指之间,食指在前,拇指、中指在后,拇指往前顶,食指往后勾,蚕豆籽儿就出来了。奶奶把蚕豆洗净,放入油锅翻炒,然后加入蒜苗和细盐,放入适量冷水,煮开了再焖一会,蚕豆就可以食用了。我急忙夹起几粒滚烫的蚕豆送入口中,烫得我连忙张口吸凉气,让蚕豆在口中翻动,接着用牙齿咬开娇嫩的豆皮,清香微甜的豆瓣便依偎在口中,给人以满满的初夏味道。有时,我还用针穿棉线,把熟蚕豆串在棉线上,做成蚕豆项链,挂在脖子上,一会儿吃一粒,很是好玩。蚕豆也可以放入腌制的咸菜一起炒,也很下饭。清代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青蚕豆还可以剥去内皮和蒜苗

或腌菜一起炒,或烧韭菜豆瓣儿汤,或用蚕豆瓣包粽子,也能让人大快朵颐。

第二种吃法是炒干蚕豆或者煮烂蚕豆。这是夏、秋、冬、春季我们家通常的吃法。奶奶把干蚕豆放入铁锅翻炒,等蚕豆的外壳有了焦斑,听不到炸的响声,蚕豆就熟了。熄火后,再用铲子翻炒几遍,然后舀进碗中,业余时间可以随拿随吃,这是磨牙齿的好方法。还可以用酱油拌干蚕豆后就粥。干蚕豆爷爷奶奶吃不动。炒干蚕豆时,通常在锅中留一半,倒入冷水,锅里水就沸腾了,水汽直往上冒,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再小火烧一会儿,焖上10—20分钟,蚕豆就煮烂了,装进盘子里,放些新蒜泥,撒上细盐或倒入一点酱油,就成了一道美味的下饭菜。如今,这农家菜都登上了高档酒店的餐桌,成了一道美食。

第三种吃法是烧豆瓣汤。剥豆瓣有两种方法。一是干剥法。找一块小砖头,把菜刀刀口朝上依在砖块上,用一只脚顶住刀身,左手捏蚕豆,有黑斑的一头朝下,竖放在刀口上,右手用小斧头轻轻一敲,蚕豆就一分为二了,再剥去壳儿,豆瓣就成了。二是水泡法。上一天晚上把干蚕豆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蚕豆胀得鼓鼓的,把豆皮剥去,就有了豆瓣

儿。豆瓣沥水后放进油锅,翻炒后加入调料、放水,水开后再放进韭菜段儿或雪菜,烧开即可。如果加入螺蛳肉,就更加鲜美无比了。

第四种吃法是五香蚕豆。奶奶把干蚕豆放水里浸泡一天一夜,捞出洗净,倒入锅中,放入八角,以及生姜、葱果儿等香料,酱油少许,加入足量水,大火烧开后,再小火煮上十几分钟,再焖一会,五香蚕豆就会香味扑鼻了。

蚕豆不仅是一道时令美食,而且是我们儿时游戏的工具。我们玩的游戏是碰蚕豆。放学后挑猪草时,我们抓上一把蚕豆放在口袋中,休息时就玩碰蚕豆。先是每人手抓几粒蚕豆比多少,手中蚕豆多的人先玩。玩者将几个人的蚕豆一起抓在手中,在地面上撒开,然后用小拇指在两粒蚕豆之间划一条线,用食指顶着拇指,或拇指顶着食指,轻轻一弹,用一边的蚕豆去碰另一粒蚕豆。如果两豆相碰,两粒蚕豆就收入手中。如果划线时碰到蚕豆或蚕豆碰不到蚕豆,就由出蚕豆次数多的人玩。依次循环,直到蚕豆全部各归其主为止。接着可以再玩第二把、第三把。

蚕豆是普通的农家食物,但蚕豆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的。